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醒世恆言 第二十五卷 獨孤生歸途鬧夢

東園蝴蝶正飛忙，又見羅浮花氣香。    夢短夢長緣底事？莫貪磁枕誤黃梁。

昔有夫妻二人，各在芳年，新婚燕爾，如膠似漆，如魚似水。剛剛三日，其夫被官府喚去。原來為急解軍糧事，文書上金簽了他名姓，要他赴軍前交納。如違限時刻，軍法從事。

立刻起行，身也不容他轉，頭也不容他回，只揹得個口信到家。正是上命所差，蓋不繇己，一路趨行，心心念念想著渾家。又不好向人告訴，只落得自己恹恹。行了一日，想到有萬遍。是夜宿於旅店，夢見與渾家相聚如常，行其夫妻之事。

自此無夜不夢。到一月之後，夢見渾家懷孕在身，醒來付之一笑。

且喜如期交納錢糧，太平無事，星夜趕回家鄉。繳了批回，入門見了渾家，歡喜無限。那一往一來，約有三月之遙。

嘗言道：新娶不如遠歸。夜間與渾家綢繆恩愛，自不必說。其妻敘及別後相思，因說每夜夢中如此如此。所言光景，與丈夫一般無二，果然有了三個月身孕。若是其夫先說的，內中還有可疑；卻是渾家先敘起的。可見夢魂相遇，又能交感成胎，只是彼此精誠所致。如今說個鬧夢故事，亦繇夫婦積思而然。正是：

夢中識想非全假，白日奔馳莫認真。

話說大唐德宗皇帝貞元年間，有個進士複姓獨孤，雙名遐叔，家住洛陽城東崇賢里中。自幼穎異，□歲便能作文。到□五歲上，經史精通，下筆數千言，不待思索。父親獨孤及官為司封之職。昔年存日，曾與遐叔聘下同年司農白行簡女兒娟娟小姐為妻。那娟娟小姐，花容月貌，自不必說；刺繡描花，也是等閒之事。單喜他深通文墨，善賦能詩。若教去應文科，穩穩裡是個狀元。與遐叔正是一雙兩好，彼此你知我見，所以成了這頭親事。不意遐叔父母連喪，丈人丈母亦相繼棄世，功名未遂，家事日漸零落，童僕也無半個留存，剛剛剩得幾間房屋。

那白行簡的兒子叫做白長吉，是個兇惡勢利之徒，見遐叔家道窮了，就要賴他的婚姻，將妹子另配安陵富家。幸得娟娟小姐是個貞烈之女，截髮自誓，不肯改節。白長吉強他不過，只得原嫁與遐叔。卻是隨身衣飾，並無一毫妝奩，止有從幼伏侍一個丫鬟翠翹從嫁。白氏過門之後，甘守貧寒，全無半點怨恨。只是晨炊夜績，以佐遐叔讀書。那遐叔一者敬他截髮的志節，二者重他秀麗的詞華，三者又愛他嬌艷的顏色：真個夫妻相得，似水如魚。白氏親族中，倒也憐遐叔是個未發達的才子，□分尊敬。止有白長吉一味趨炎附勢，說妹子是窮骨頭，要跟怎樣餓草，壞他體面，見了遐叔就如眼中之刺，肉內之釘。遐叔雖然貧窮，卻又是不肯俯仰人的。因此兩下遂絕不相往。

時值貞元□五年，朝廷開科取士，傳下黃榜，期於三月間諸進士都赴京師殿試。遐叔別了白氏，前往長安，自謂文才，必魁春榜。那知貢舉的官，是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餘慶，本取遐叔卷子第一。豈知策上說著：奉天之難，皆因奸臣盧杞竊弄朝權，致使涇原節度使姚令言與太尉朱泚，得以激變軍心，劫奪府庫。可見眾君子共佐太平而不足，一小人攪亂天下而有餘。故人君用捨不可不慎。原來德宗皇帝心性最是猜忌，說他指斥朝廷，譏訕時政，遂將頭卷廢棄不錄。那白氏兩個族叔，一個叫做白居易，一個叫做白敏中，文才本在遐叔之下，卻皆登了高科。單單只有遐叔一人落第，好生沒趣，連夜收拾行李東歸。白居易、白敏中知得，齊來餞行，直送到□里長亭而別。遐叔途中愁悶，賦詩一首。詩云：

童年挾策赴西秦，弱冠無成逐路人。

時命不將明主合，布衣空惹上京塵。

在路非止一日，回到東都，見了妻子，好生慚赧，終日只在書房裡發憤攻書。每想起落第的光景，便淒然淚下。那白氏時時勸解道：「大丈夫功名終有際會，何苦頹折如此。」遐叔謝道：「多感娘子厚意，屢相寬慰。只是家貧如洗，衣食無聊。縱然巴得日後亨通，難救目前愁困，如之奈何？」白氏道：「俗諺有云：『□訪九空，也好省窮。』我想公公三□年宦遊，豈無幾個門生故舊在要路的？你何不趁此閑時，一去訪求？倘或得他資助，則三年誦讀之費有所賴矣。」

只這句話頭，提醒了遐叔，答道：「娘子之言，雖然有理；但我自幼攻書，未嘗交接人事，先父的門生故舊，皆不與知。止認得個章皋，是京兆人，表字仲翔。當初被丈人張延賞逐出，來投先父，舉薦他為官，甚是有恩。如今他現做西川節度使。我若去訪他，必有所助。只是東都到西川，相隔萬里程途，往返便要經年。我去之後，你在家中用度，從何處置？以此拋撇不下。」

白氏道：「既有這個相識，便當整備行李，送你西去，家中事體，我自支持。總有缺乏，姑姊妹家猶可假貸，不必憂慮。」遐叔歡喜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我便放心前去。」白氏道：「但是路途跋涉，無人跟隨，卻怎的好？」遐叔道：「總然有人，也沒許多盤費，只索罷了。」遂即揀了個吉日，白氏與遐叔收拾了寒暑衣裝，帶著丫鬟翠翹，親至開陽門外一杯餞送。

夫妻正在不捨之際，驟然下起一陣大雨，急奔入路旁一個廢寺中去躲避。這寺叫做龍華寺，乃北魏時廣陵王所建，殿宇□分雄壯。階下栽種名花異果。又有一座鐘樓，樓上銅鐘，響聞五□里外。後被胡太后移入宮中去了。到唐太宗時，有胡僧另鑄一鐘在上，卻也響得二□餘里。到玄宗時，還有五百僧眾，香火不絕。後遭安祿山賊黨史思明攻陷東都，殺戮僧眾，將鐘磬毀為兵器，花果伐為樵蘇，以此寺遂頹敗。遐叔與白氏看了，嘆道：「這等一個道場，難道沒有發心的重加修造？」因向佛前祈禱：「陰空保佑：若得成名時節，誓當捐俸，再整山門。」雨霽之後，登途分別：正是：

蠅頭微利驅人去，虎口危途訪客來。

不題白氏歸家。且說遐叔在路，曉行夜宿，整整的一個月，來到荊州地面。下了川船，從此一路都是上水。除非大順風，方使得布帆。風略小些，便要扯著百丈。你道怎麼叫做百丈？原來就是繃子。只那川船上的有些不同：用著一寸多寬的毛竹片子，將生漆絞著麻絲接成的，約有一百多丈，為此川中人叫做百丈。在船頭立個轆轤，將百丈盤於其上。岸上扯的人，只聽船中打鼓為號。遐叔看了，方才記得杜子美有詩道：「百丈內江船。」又道：「打鼓發船何處郎。」卻就是這件東西。又走了□餘日，才是黃牛峽。那山形生成似頭黃牛一般，三四□里外，便遠遠望見。這峽中的水更溜，急切不能勾到，因此上有個俗諺云：

朝見黃牛，暮見黃牛；朝朝暮暮，黃牛如故。

又走了□餘日，才是瞿塘峽。這水一發急緊。峽中有座石山，叫做灘堆。四五月間水漲，這堆止留一些些在水面上。下水的船，一時不及回避，觸著這堆，船便粉碎，尤為利害。遐叔見了這般險路，嘆道：「萬里投人，尚未知失得如何，卻先受許多驚恐，我娘子怎生知道？」原來巴東峽江一連三個：第一是瞿塘峽，第二是廣陽峽，第三是巫峽。三峽之中，唯巫峽最長。兩岸都是高山峻嶺，古木陰森，映蔽江面，止露得中間一線的青天。除非日月正中時分，方有光明透下。數百里內，岸上絕無人煙；惟聞猿聲晝夜不斷。因此有個俗諺云：

巴東三峽巫峽長，猿鳴三聲斷客腸。

這巫峽上就是巫山，有□二個山峰。山上有一座高唐觀，相傳楚襄王曾在觀中夜寢，夢見一個美人願薦枕席。臨別之時，自稱是伏羲皇帝的愛女，小字瑤姬，未行而死。今為巫山之神。朝為行雲，暮為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陽臺之下。那襄王醒後，還想著神女，教大夫宋玉做《高唐賦》一遍，單形容神女□分的艷色。因此，後人立廟山上，叫做巫山神女廟。

遐叔在江中遙望廟宇，掬水為漿，暗暗的禱告道：「神女既有精靈，能通夢寐。乞為我特托一夢與家中白氏妻子，說我客途無恙，免其愁念。當賦一言相謝，決不敢學宋大夫作此淫褻之語，有污神女香名。乞賜仙鑒。」自古道的好：「有其人，則有其神。」既是禱告的許了作詩作賦，也發下這點虔誠，難道托夢的只會行雲行雨，再沒有別些靈感？少不得後來有個應驗。正是：

禱祈仙夢通閭闔，寄報平安信一緘。

出了巫峽，再經由巴中、巴西地面，都是大江。不覺又行一個多月，方到成都。城外臨著大江，卻是濯錦江。你道怎麼叫做濯錦江？只因成都造得好錦，朝廷稱為「蜀錦」。造錦既成，須要取這江水再加洗濯，能使顏色倍加鮮明，故此叫做濯錦江。唐明皇為避安祿山之亂，曾駐蹕於此，改成都為南京。這便是西川節度使開府之處，真個沃野千里，人煙湊集，是一花錦世界。遐叔無心觀玩，一逕入城，奔到帥府門首，訪問韋臯消息。豈知數月前，因為雲南蠻夷反叛，統領兵馬征剿去了，須持平定之後，方得回府。你想那征戰之事，可是期得日子定的麼？遐叔得了這個消息，驚得進退無措，嘆口氣道：「常言『鳥來投林，人來投主』，偏是我遐叔恁般命薄，萬里而來，卻又投人不著。況一路盤纏已盡，這裡又無親識，只有來的路，沒有去的路。天哪！兀的不是活活坑殺我也。」

自古道：「吉人自有天相。」遐叔正在帥府門首嘆氣，傍邊忽轉過一個道士問道：「君子何嘆？」遐叔答道：「我本東都人氏，複姓獨孤，雙名遐叔。只因下第家貧，遠來投謁故人韋仲翔，希他資助。豈知時命不濟，早已出征去了。欲待候他，只恐奏捷無期，又難坐守；欲待回去，爭奈盤纏已盡，無可圖歸。使我進退兩難，是以長嘆。」那道士說：「我本道家，專以濟人為事，敞觀去此不遠。君子既在窮途，若不嫌粗茶淡飯，只在我觀中權過幾時，等待節使回府，也不負遠來這次。」遐叔再三謝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深感深感。只是不好打攪。」

便隨著道士逕投觀中而去。我想那道士與遐叔素無半面，知道他是甚底樣人，便肯收留在觀中去住？假饒這日無人搭救，卻不窮途流落，幾時歸去？豈非是遐叔不遇中之遇？

當下遐叔與道士離了節度府前，行不上一二里許，只見蒼松翠柏，交植左右，中間龜背大路，顯出一座山門，題著「碧落觀」三個簸箕大的金字。這觀乃漢時劉先主為道士李寂蓋造的。至唐明皇時，有個得道的叫做徐佐卿，重加修建。果然是一塵不到，神仙境界。遐叔進入觀中，瞻禮法像了，道士引入房內，重新敘禮，分賓主而坐。遐叔舉目觀看這房，收拾得□分清雅。只見壁上掛著一幅詩軸，你道這詩軸是那個名人的古跡？卻就是遐叔的父親司封獨孤及送徐佐卿還蜀之作。詩云：

羽客笙歌去路催，故人爭勸別離杯。

蒼龍闕下長相憶，白鶴山頭更不回。

原來昔日唐明皇聞得徐佐卿是個有道之士，用安車蒲輪，徵聘入朝。佐卿不願為官，欽賜馳驛還山，滿朝公卿大夫，賦詩相贈，皆不如獨孤及這首，以此觀中相傳，珍重不啻拱璧。

遐叔看了父親遺跡，不覺潸然淚下。道士道：「君子見了這詩，為何掉淚？」遐叔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因見了先人之筆，故此傷感。」道士聞知遐叔即是獨孤及之子，朝夕供侍，君子加敬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過了半年，那時韋臯降服雲南諸蠻，重回帥府。遐叔連忙備禮求見，一者稱賀他得勝而回，二者訴說自己窮愁，遠來於謁的意思。正是：

故人長望貴人厚，幾個貴人憐故人。

那韋臯一見遐叔，盛相款宴。正要多留幾日，少盡關懷，豈知吐蕃贊普，時常侵蜀，專恃雲南諸蠻為之向導。近聞得韋臯收服雲南，失其羽翼，遂起雄兵三□餘萬，殺過界來，要與韋臯親決勝負。這是烽火緊切的事，一面寫表申奏朝廷，一面興師點將，前去抵敵。遐叔嘆道：「我在此守了半年，才得相見，忽又有此邊報，豈不是命。」便向節度府中告辭。韋臯道：「吐蕃入寇，滿地干戈，豈還有路歸得。我已吩咐道士好生管待。且等殺退番兵，道途寧靜，然後慢慢的與仁兄錢行便了。」遐叔無奈，只得依允，照舊住在碧落觀中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韋臯統領大兵，離了成都，直至葭萌關外，早與吐蕃人馬相遇。先差通使與他打話道：「我朝自與你國和親之後，出嫁公主做你國贊婆，永不許興兵相犯。如今何故背盟，屢屢擾我蜀地？」那贊普答道：「雲南諸夷，元是臣伏我國的，你怎麼輒敢加兵，侵占疆界？好好的還我雲南，我便收兵回去；半聲不肯，教你西川也是難保。」韋臯道：「聖朝無外，普天下那一處不屬我大唐的？要戰便戰，雲南斷還不成。」原來吐蕃沒有雲南夷人向導，終是路徑不熟。卻被韋臯預在深林窮谷之間，偏插旗幟，假做伏兵；又教步軍舞著藤牌，伏地而進，用大刀砍其馬腳。一聲炮響，鼓角齊鳴，衝殺過去。那吐蕃一時無措，大敗虧輸，被韋臯追逐出境，直到贊普新築的王城，叫做末波城，盡皆打破。殺得吐蕃屍橫遍野，血染成河。端的這場廝殺，可也功勞不小。韋臯見吐蕃遠遁，即便下令班師，一面差牌將齋撐書飛奏朝廷。一路上：喜孜孜鞭敲金鑼響，笑吟吟齊唱凱歌聲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獨孤遐叔久住碧落觀中，□分鬱鬱，信步遊覽，消遣客懷。偶到一個去處，叫做升仙橋，乃是漢朝司馬相如在臨邛縣竊了卓文君回到成都。只因家事消條，受人侮慢，題下兩行大字在這橋柱上，說道：「大丈夫不乘駟馬高車，不過此橋。」後來做了中郎，奉詔開通雲南道徑，持節而歸，果遂其志。遐叔在那橋上，徘徊東望，嘆道：「小生不愧司馬之才，娘子盡有文君之貌。只是怎能勾得這駟馬高車的日子？」下了橋，正待取路回觀。此時恰是暮春天氣，只聽得林中子規一聲聲叫道：「不如歸去。」遐叔聽了這個鳥聲，愈加愁悶，又嘆道：「我當初與娘子臨別，本以一年半載為期，豈知擔擱到今，不能歸去。天哪！我不敢望韋臯的厚贈，只願他早早退了蕃兵，送我歸家，卻也免得娘子在家朝夕懸望。」

不覺春去夏來，又過一年有餘，才等候得韋臯振旅而還。

那時捷書已到朝中，德宗天子知得韋臯戰退吐蕃，成了大功，龍顏大喜，御筆加授兵部尚書太子太保，仍領西川節度使。回府之日，合屬大小文武，那一個不奉牛酒拜賀。直待軍門稍暇，遐叔也到府中稱慶。自念客途無以為禮，做得《蜀道易》一篇。你道為何叫做《蜀道易》？當時唐明皇天寶末年，安祿山反亂，卻是鄭國公嚴武做西川節度。有個拾遺杜甫，避難來到西川，又有丞相房琯也貶做節度府屬官。只因嚴武性子頗多猜狠，所以翰林供奉李白，做《蜀道難》詞。

其尾特云：「錦城雖云樂，不如早歸家。」乃是替房、杜兩公憂危的意思。遐叔故將這「難」字改作「易」字，翻成樂府。一者稱頌韋臯功德，遠過嚴武；二者見得自己僑寓錦城，得其所主，不比房、杜兩公。以此暗暗的打動他。詞云：

吁嗟蜀道，古以為難。蠶叢開國，山川鬱盤。秦置金牛，道路始刊。天梯石棧，勾接危巒。仰薄青霄，俯掛飛湍。猿猴之捷，尚莫能干。使人對此，寧不悲嘆。自我韋公，建節當關。蕩平西寇，降服南蠻。風煙寧息，民物殷繁。四方商賈，爭出其間。匪無跋涉，豈乏躋攀；若在衽席，既坦而安。蹲鳴療飢，筒布禦寒。是稱天府，為利多端。寄言客子，可以開顏。錦城甚樂，何必思還。

韋臯看見《蜀道易》這一篇，不勝嘆服，便對遐叔說：「往時李白所作《蜀道難》詞，太子賓客賀知章稱他是天上謫下來的仙人，今觀仁兄高才，何讓李白。老夫幕府正缺書記一員，意欲申奏取旨，借重仁兄為禮部員外，權充西川節度府記室參軍，庶得朝夕領教。不識仁兄肯曲從否？」遐叔答道：「我朝最重科目。凡士子不繇及第出身，便做到九棘三槐，終久被人欺侮。小生雖則三番落第，壯氣未衰，怎忍把先世科名，一朝自廢？如今叨寓貴鎮，已過歲餘，寒荆白氏在家，久無音信。朝夕繫掛，不能去懷。巴得旌旄回府，正要告辭。伏乞俯鑒微情，勿嫌方命。」韋臯謝道：「既是仁兄不允，老夫亦不敢相強。只是目下歲暮，冰雪載途，不好行走。不若少待開春，治裝送別，未為晚也。」遐叔一來見韋臯意思殷勤，二來想起天氣果然寒冷，路上難行，又只得住下。

捱過殘臘，到了新年，又早是上元佳節。原來成都府地沃人稠，本是西南都會。自唐明皇駐蹕之後，四方朝貢，皆集於此，便有京都氣象。又經嚴鄭公鎮守巴蜀，專以平靜為政，因此閭閻繁富，庫藏充饒。現今韋臯繼他，降服雲南諸夷，擊破吐蕃五□萬眾，威名大振。這韋臯最是豪傑的性子，因見地方寧定，民心歸附，預傳號令，吩咐城內城外都要點放花燈，與民同樂。那道令旨傳將出去，誰敢不依。自□三至□七，共是五夜，家家門首扎縛燈棚，張掛新奇好燈，巧樣煙火，照耀如同白晝。獅蠻社火，鼓樂笙簫，通宵達旦。韋臯每夜大張筵宴，在散花樓上，單請遐叔慶賀元宵。剛到下燈之日，遐叔便去告辭。韋臯再三苦留，終不肯

住。乃對遐叔說道：「仁兄歸心既決，似難相強。只是老夫還有一杯淡酒，些小資裝，當在萬里橋東，再與仁兄敘別，幸勿固拒。」即傳令撥一船隻，次日在萬里橋伺候，送遐叔東歸；又點長行軍士一名護送。

到明日，韋臯設宴在萬里橋餞別遐叔，親舉金杯，說道：「此橋最古，昔諸葛孔明送費禕使吳，道是萬里之行，實始於此，這橋因以得名。今仁兄青雲萬里，亦由今始，願努力自愛。老夫蟬冠雖敝，拱聽泥金佳報，特為仁兄彈之。」一連的勸了三杯，方才捧出一個錦囊，說道：「老夫深荷令先公推薦之力，得有今日。止因王事鞅掌，未得少酬大恩，有累遠臨，豈不慚汗。但今盜賊生發，勢難重挈。老夫聊備三百金，權充路費。此外別有黃金萬兩，蜀錦千端，俟道路稍寧，專人奉送。勿謂老夫輕薄，為負恩人也。」又喚過軍士吩咐道：「一路小心服事，不可怠慢。」軍士叩頭答應。遐叔再三拜謝道：「不才受此，已屬過望，敢煩後命。」領了錦囊，軍士跟隨上船。那韋臯還在橋上，直等望不見這船，然後回府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遐叔別了韋臯，開船東去。原來下水船，就如箭一般急的，不消兩三日，早到巫峽之下。遠遠的望見巫山神女廟，想起：「當時從此經討，暗祈神女托夢我白氏娘子，許他賦詩為謝。不知這夢曾托得去不曾托得去？我豈可失信。」便口占一首以償宿願。詩云：

古木陰森一線天，巫峰□□鎖寒煙。  
襄王自作風流夢，不是陽臺雲雨仙。

題畢，又向著山上作禮稱謝。過了三峽，又到荊州。不想送來那軍士，忽然生起病來，遐叔反要去服事他。又行了幾日，來到漢口地方。自此從汝寧至洛陽，都是旱路。那軍士病體雖愈，難禁鞍馬馳驟。遐叔寫下一封書信，留了些盤費，即令隨船回去，獨自收拾行李登岸，卻也會算計，自己買了一頭牲口，望東都進發。約莫行了一個月頭，才到洛陽地面，離著開陽門只有三□餘里。是時天色傍晚，一心思量趕回家去，策馬前行。又走了□餘里路，早是一輪月上。趁著月色，又走了□來里，隱隱的聽得鐘鳴鼓響，想道：「城門已閉，縱趕倒也進城不及了。此間正是龍華古寺，人疲馬乏，不若且就安歇。」解囊下馬，投入山門。不爭此一晝夜，有分教：

蝴蝶夢中逢佚女，鸞鷲杓底聽嬌歌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白氏自龍華寺前與遐叔分別之後，雖則家事荒涼，衣食無措，猶喜白氏女工精絕，翰墨傍通。況白氏又是個東京大族，姑姊妹間也有就他學習針指的，也有學做詩詞的，少不得具些禮物為酬謝之資，因此盡堪支給。但時時記念丈夫臨別之言，本以一年為約，如何三載尚未回家？況聞西川路上有的是一線天、人鮓囊、蛇倒退、鬼見愁，都這般險惡地面。所以古今稱說途路艱難，無如蜀道。想起丈夫經由彼處，必多驚恐。別後杳無書信，知道安否如何？「教我這條肚腸，怎生放得！」欲待親往西川，體訪消息：「只我女娘家，又是個不出閨門的人，怎生去得？除非夢寐之中，與他相見，也好得個明白。」因此朝夕懸念。睡思昏沉，深閨寂寞，兀坐無聊，題詩一首：

西蜀東京萬里分，雁來魚去兩難聞。  
深閨只是空相憶，不見關山愁殺人。

那白氏一心想著丈夫，思量要做個夢去尋訪。想了三年有餘，再沒個真夢。一日正是清明佳節，姑姊妹中，都來邀去踏青遊玩。白氏那有恁樣閑心腸。推辭不去。到晚上對著一盞孤燈，恹恹惶惶的呆想。坐了一個黃昏，回過頭來，看見丫鬟翠翹已是鼾鼾睡去。白氏自覺沒情沒緒，只得也上床去睡臥。翻來覆去，哪裡睡得安穩，想道：「我直恁命薄！要得個夢兒去會他也不能勾！」又想到：「總然夢兒裡會著了他，到底是夢中的說話，原作不得准。如今也說不得了。須是親往蜀中訪問他回來，也放下了這條腸子。」卻又想到：「我家姊妹中曉得，怎麼肯容我去。不如瞞著他們，就在明早悄悄前去。」正想之間，只聽得喔喔雞鳴，天色漸亮。即忙起身梳裹，扮作村莊模樣，取了些盤纏銀兩，並幾件衣服，打個包裹，收拾完備。看翠翹時，睡得正熟，也不通他知道，一路開門出去。

離了崇賢里，頃刻出了開陽門，過了龍華寺，不覺又蚤到襄陽地面。有一座寄錦亭。原來苻秦時，有個安南將軍竇滔，鎮守襄陽，挈了寵妾趙陽臺隨任，拋下妻子蘇氏。那蘇氏名蕙，字若蘭，生得才貌雙絕。將一幅素錦，長廣八寸，織成回文詩句，五色分章，計八百四□一字，詩三千七百五□二首，寄與竇滔。竇滔看見，立時送還陽臺，迎接蘇氏到任，夫妻恩愛，比前更篤。後人遂為建亭於此。那白氏在亭子上眺望良久，嘆道：「我雖不及若蘭才貌，卻也粗通文墨。縱有織錦回文，誰人為寄，使他早整歸鞭，長諧伉儷乎？」乃口占回文詞一首，題於亭柱上。詞云：

陽春艷曲，麗錦誇文。傷情織怨，長路懷君。惜別同心，膺填思悄。碧鳳香殘，青鸞夢曉。

若倒讀轉來，又是一首好詞：

曉夢鸞青，殘香鳳碧。悄思填膺，心同別惜。君懷路長，怨織情傷。文誇錦麗，曲艷春陽。

白氏題罷，離了寄錦亭，不覺又過荊州，來到夔府。恰遇天晚。見前面有所廟宇，遂入廟中投宿。擡頭觀看，上面懸一金字扁額，寫著「高唐觀」三個大字，乃知是巫山神女之廟。便於神座前撮土為香，禱告道：「我白氏小字娟娟，本在東京居住。只為兒夫獨孤遐叔去訪西川節度韋臯，一別三年，杳無歸信，是以不辭跋涉，萬里相尋，今夕寄宿仙宮，敢陳心曲。吾想神女曾能通夢楚王，況我同是女流，豈不托我一夢？伏乞大賜靈感，顯示前期，不勝虔懇之至。」禱罷而睡。

果然夢見神女備細說道：「遐叔久寓西川，平安無恙。如今已經辭別，取路東歸。你此去怎麼還遇得他著？可早早回身家去。須防途次尚有虛驚。保重，保重。」那白氏颯然覺來，只見天已明了，想起神女之言，歷歷分明，料然不是個春夢。遂起來拜謝神女，出了廟門，重尋舊徑，再轉東都。在路曉行暮止，迤邐望東而來。

此時正值暮春天氣，只見一路上有的是紅桃綠柳，燕舞鶯啼。白氏貪看景致，不覺日晚，尚離開陽門二□餘里，便趁著月色，趨步歸家。忽遇前面一簇遊人，笑語喧雜，漸漸的走近。你道是甚麼樣人？都是洛陽少年，輕薄浪子。每遇花前月下，打伙成群，攜著的錦瑟瑤笙，挈著的青尊翠幕，專慣窺人婦女，逞己風流。白氏見那伙人來得不三不四，卻待躲避。原來美人映著月光，分外嬌艷，早被這伙人瞧破。便一圈圈轉來，對白氏道：「我們出郭春遊，步月到此，有月無酒，有酒無人，豈不孤負了這般良夜。此去龍華古寺不遠，桃李大開。願小娘子不棄，同去賞玩一回何如？」那白氏聽見，不覺一點怒氣，從腳底心裡直湧到耳朵根邊，把一個臉都變得通紅了，罵道：「你須不是史思明的賊黨，清平世界，誰敢調弄良家女子。況我不是尋常已下之人，是白司農的小姐，獨孤司封的媳婦，前進士獨孤遐叔的渾家。誰敢囉喏。」怎禁這班惡少，那管甚麼宦家、良家，任你喊破喉嚨，也全不作准。推的推，擁的擁，直逼入龍華寺去賞花。這叫做鐵怕落爐，人怕落套。正是：

分明繡閣嬌閨婦，權做徵歌侑酒人。

且說遐叔因進城不及，權在龍華寺中寄宿一宵。想起當初從此送別，整整的過了三年：「不知我白氏娘子，安否何如？」

因誦襄陽孟浩然的詩，說道：「近家心轉切，不敢問來人。」吟詠數番，潸然淚下。坐到更深，尚未能睡。忽聽得牆外人語喧嘩，漸漸的走進寺來。遐叔想道：「明明是人聲，須不是鬼。似這般夜靜，難道有甚官府到此？」正惶惑間，只見有□餘人，各執蒼芾翼箕，將殿上掃除乾淨去訖。不多時，又見上百的人，也有鋪設茵席的，也有陳列酒饈的，也有提著燈燭的，也有抱著樂器的，絡繹而至，擺設得□分齊整。遐叔想道：「我曉得了，今日清明佳節，一定是貴家子弟出郭遊春。因見月色如畫，殿底下桃李盛開，爛漫如錦，來此賞玩。若見我時，必被他趕逐。不若且伏在後壁佛桌下，待他酒散，然後就寢。只是我恁般晦氣，在古廟中要討一覺安睡，也不能勾。」即起身躲在後壁，聲也不敢則。

又隔了一回，只見六七個少年，服色不一，簇擁著個女郎來到殿堂酒席之上。單推女郎坐在西首，卻是第一個坐位。

諸少年皆環向而坐，都屬目在女郎身上。遐叔想道：「我猜是豪貴家遊春的，果然是了。只這女郎不是個官妓，便是個上妓，

何必這般趨奉他？難道有甚良家女子，肯和他們到此飲宴？莫不是強盜們搶奪來的？或拐騙來的？」只見那女郎側身西坐，攢眉蹙額，有不勝怨恨的意思。

遐叔凝雙雙睛，悄悄地偷看，宛似渾家白氏，吃了一驚。這身子就似吊在冰桶裡，遍體冷麻，把不住的寒顫。卻又想到：「呸。我好□分懵懂，娘子是個有節氣的，平昔間終日住在房裡，親戚們也不相見，如何肯隨這班人行走？世上面貌廝像的盡多，怎麼這個女郎就認做娘子？」雖這般想，終是放心不下，悄悄地黑影子裡一步步挨近前來，仔細再看，果然聲音舉止，無一件不是白氏，再無疑惑。卻又想到：「莫不我一時眼花錯認了？」又把眼來擦得□分明亮，再看時節，一發絲毫不差。卻又想到：「莫不我睡了去，在夢兒裡見他？」把眼霎霎，把腳踏踏，分明是醒的，怎麼有此詫異的事：「難道他做閨女時尚能截髮自誓，今日卻做出這般勾當。豈為我久客西川，一定不回来了，遂改了節操？我想蘇秦落第，嗔他妻子不曾下機迎接。後來做了丞相，尚然不肯認他。不知我明早歸家，看他還有甚面目好來見我？」心裡不勝忿怒，磨拳擦掌的要打將出去，因見他人多伙眾，可不是倒捋虎鬚？且再含忍，看他怎生的下場？只見一個長鬚的，舉杯向白氏道：「古語云：『一人向隅，滿坐不樂。』我輩與小娘子雖然乍會，也是天緣。如此良辰美景，亦非易得，何苦恁般愁鬱？請放開懷抱，歡飲一杯；並求妙音，以助酒情。」那白氏本是強逼來的，心下□分恨他，欲待不歌，卻又想：「這班乃是無籍惡少，我又孤身在此，怕觸怒了他，一時撒潑起來，豈不反受其辱。」只得拭乾眼淚，拔下金雀釵，按板而歌。歌云：

今夕何夕？存耶？沒耶？良人去兮天之涯，園樹傷心兮三見花。

自古道：「詞出佳人口。」那白氏把心中之事，擬成歌曲，配著那嬌滴滴的聲音，嗚嗚咽咽歌將出來，聲調清婉，音韻悠揚，真個直令高鳥停飛，潛魚起舞，滿座無不稱讚。長鬚的連稱：「有勞，有勞。」把酒一吸而盡。遐叔在黑暗中看見渾家並不推辭，就拔下寶釵按拍歌曲，分明認得是昔年聘物，心中大怒，咬碎牙關，也不聽曲中之意，又要搶將出去廝鬧。

只是恐眾寡不敵，反失便宜，又只得按捺住了，再看他們。

只見行酒到一個黃衫壯士面前，也舉杯對白氏道：「聆卿佳音，令人宿醒頓醒，俗念俱消。敢再求一曲，望勿推卻。」

白氏心下不悅，臉上通紅，說道：「好沒趣，歌一曲盡勾了，怎麼要歌兩曲？」那長鬚的便拿起巨觥說道：「請置監令。有拒歌者，罰一巨杯。酒倒不乾，顏色不樂，並唱舊曲者，俱照此例。」白氏見長鬚形狀兇惡，心中害怕，只得又歌一曲。歌云：

嘆衰草，絡緯聲切切。良人一去不復返，今日坐愁鬢如雪。

歌罷，眾人齊聲喝采。黃衫人將酒飲乾，道聲：「勞動。」

遐叔見渾家又歌了一曲，愈加忿恨，恨不得眼裡放出火來，連這龍華寺都燒個乾淨。那酒卻行到一個白面少年面前，說道：「適來音調雖妙，但賓主正歡，歌恁樣淒清之曲，恰是不稱。

如今求歌一曲有情趣的。」眾人都和道：「說得有理。歌一個新意兒的，勸我們一杯。」白氏無可奈何，又歌一曲云：

勸君酒，君莫辭。落花徒繞枝，流水無返期。莫待少年時，少年能幾時？

白氏歌還未畢，那白面少年便嚷道：「方才講過要個有情趣的，卻故意唱恁般冷淡的聲音。請監令罰一大杯。」長鬚人正待要罰，一個紫衣少年立起身來說道：「這罰酒且慢著。」白面少年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紫衣人道：「大凡風月場中，全在幫襯，大家得趣。若□分苛罰，反覺我輩俗了。如今且權寄下這杯，待他另換一曲，可不是好。」長鬚的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

將大觥放下，那酒就行到紫衣少年面前。白氏料道推托不得，勉強揮淚又歌一曲云：

怨空閨，秋日亦難暮。夫婿絕音書，遙天雁空度。

歌罷，白衣少年笑道：「到底都是那些淒愴怨暮之聲。再沒一毫艷意。」紫衣人道：「想是他傳派如此，不必過責。」將酒飲盡。行至一個皂帽胡人面前，執杯在手，說道：「曲理俺也不□明白，任憑小娘子歌一個兒，這杯酒下去罷了，但莫要冷淡了俺。」白氏因連歌幾曲，氣喘聲促，心下好不耐煩，聽說又要再歌，把頭掉轉，不去理他。長鬚的見不肯歌，叫道：「不應拒歌。」便拋一巨杯。白氏到此地位，勢不容已，只得忍泣含啼，飲了這杯罰酒，又歌云：

切切夕風急，露滋庭草濕。

良人去不回，焉知掩閨泣。

皂帽胡人將酒飲罷，卻行到一個綠衣少年，舉杯請道：「夜色雖闌，興猶未淺。更求妙音，以盡通宵之樂。」那白氏歌這一曲，聲氣已是斷續，好生吃力。見綠衣人又來請歌，那兩點秋波中撲簌簌淚珠亂灑。眾人齊笑道：「對此好花明月，美酒清歌，真乃賞心樂事，有何不美？卻恁般淒楚，忒煞不韻。該罰，該罰。」白氏恐怕罰酒，又只得和淚而歌。歌云：

螢火穿白楊，悲風入蘆草。

疑是夢中遊，愁迷故園道。

白氏這歌，一發前聲不接後氣，恰如啼殘的杜宇，叫斷的哀猿。滿座聞之，盡覺淒然。只見綠衣人將酒飲罷，長鬚的含著笑說道：「我音律雖不甚妙，但禮無不答。信口謔一曲兒，回敬一杯。你們休要笑話。」眾人道：「你又幾時進了這樁學問？快些唱來。」長鬚的頓開喉嚨，唱道：花前始相見，花下又相送。

何必言夢中，人生盡如夢。

那聲音猶如哮喘蝦蟆，病老貓，把眾人笑做一堆，連嘴都笑歪了，說道：「我說你曉得甚麼歌曲。弄這樣空頭。」長鬚人倒捋得好副老臉，但憑眾人笑話，他卻面不轉色。直到唱完了，方答道：「休要見笑。我也是好價錢學來的哩。你們若學得我這幾句，也盡勾了。」眾人聞說，越發笑一個不止。長鬚的由他們自笑，卻執起一個杯兒，滿滿斟上，欠身親奉白氏一杯。直待飲乾，然後坐下。

遐叔起初見渾家隨著這班少年飲酒，那氣惱到包著身子，若沒有這兩個鼻孔，險些兒肚子也脹穿了。到這時見眾人單逼著他唱歌，渾家又不勝憂恨，涕泣交零，方才明白是逼勒來的。這氣倒也略平了些。卻又想：「我娘子自在家裡，為何被這班殺才劫到這個荒僻所在？好生委決不下。我且再看他還要怎麼？」只見席上又輪到白面的飲酒，他舉著金杯，對白氏道：「這勞妙歌，都是憂愁怨恨的意思，連我等眼淚不覺吊將下來，終覺敗興。必須再求一風月艷麗之曲，我等洗耳拱聽，幸勿推辭。」遐叔暗道：「這些殺才，劫掠良家婦女，在此歌曲，還有許多嫌好道歉。」那白氏心中正自煩惱，況且連歌數曲，口乾舌燥，聲氣都乏了，如何肯再唱？低著頭，只是不應。那長鬚的叫道：「違令。」又拋下一巨杯。這時遐叔一肚子氣怎麼再忍得住？暗裡從地下摸得兩塊大磚礮子，先一磚飛去，恰好打中那長鬚的頭；再一磚飛去，打中白氏的額上。只聽得殿上一片嚷將起來，叫道：「有賊，有賊。」東奔西散，一霎時間蚤不見了。那遐叔走到殿上，四下打看，莫說一個人，連這鋪設的酒筵器具，一些沒有蹤跡。

好生奇怪。嚇得心跳心驚，把個舌頭伸出，半晌還縮不進去。

那遐叔想了一會，嘆道：「我曉得了。一定是我的娘子已死，他的魂靈遊到此間，卻被我一磚把他驚散了。」這夜怎麼還睡得著？等不得金雞三唱，便束裝上路。

天色未明，已到洛陽城外。捱進開陽門，逕奔崇賢里，一步步含著眼淚而來。遙望家門，卻又不見一些孝事。那心兒裡就是□五六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落的跳一個不止。進了大門，走到堂上，撞見梅香翠翹，連忙問道：「娘子安否，何如？」

口內雖然問他，身上卻擔著一把冷汗，誠恐怕說出一句不吉利的話來。只見翠翹不慌不忙的答道：「娘子睡在房裡，說今早有些頭痛，還未曾起來梳洗哩。」

遐叔聽見翠翹說道娘子無恙，這一句話就如分娩的孕婦，砰底一聲，孩子頭落地，心下好不寬暢。只是夜來之事，好生疑惑，忙忙進到臥房裡面問道：「夜來做甚不好睡。今早走不起？」白氏答道：「我昨夜害魔哩。只因你別去三年，杳無歸信，我心中時

常憂憶。夜來做成一夢，要親到西川訪問你的消息。直行至巫山地面，在神女廟裡投歇。那神女又托夢與我，說你已離巴蜀，早晚到家，休得途中錯過，枉受辛苦。

我依還尋著舊路而回。將近開陽門二□餘里，踏著月色，要趕進城，忽遇一伙少年，把我逼到龍華寺玩月賞花。飲酒之間，又要我歌曲。整整的歌了六曲，還被一個長鬚的屢次罰酒。不意從空中飛下兩塊磚礮子，一塊打了長鬚的頭，一塊打了我的額角上，瞥然驚醒，遂覺頭痛，因此起身不得，還睡在這裡。」遐叔聽罷，連叫：「怪哉，怪哉。怎麼有恁般異事。」白氏便問有何異事。遐叔把昨夜寺中宿歇，看見的事情，從頭細說一遍。白氏見說，也稱奇怪，道：「原來我昨夜做的卻是真夢？但不知這伙惡少是誰？」遐叔道：「這也是夢中之事，不必要深究了。」

說話的，我且問你：那世上說謊的也盡多；少不得依經傍注，有個邊際，從沒有見你恁樣說瞞天謊的祖師。那白氏在家裡做夢，到龍華寺中歌曲，須不是親身下降，怎麼獨孤遐叔便見他的形像？這般沒根據的話，就騙三歲孩子也不肯信，如何哄得我過？看官有所不知：大凡夢者，想也，因也。

有因便有想，有想便有夢。那白氏行思坐想，一心記掛著丈夫，所以夢中真靈飛越，有形有像，俱為實境。那遐叔亦因想念渾家，幽思已極，故此雖有醒時，這點神魂，便入了渾家夢中。此乃兩下精神相貫，魂魄感通，淺而易見之事，怎說在下掉謊？正是：

只因別後幽思切，致使精靈暗往回。

當下白氏說道：「夢中之事，所見皆同，這也不必說了。」

且問你：一去許久，並無音耗，雖則夢中在巫山廂祈夢，蒙神女指示，說你一路安穩，干求稱意。我想蜀道艱難，不知怎生到得成都？便到了成都，不知可曾見韋皋？便見了韋皋，不知贈得你幾何？」遐叔驚道：「我當初經過巫峽，聽說山上神女頗有靈感，曾暗祈他托汝一夢，傳個平安消息。不道果然夢見，真個有些靈感。只是我到得成都，偶值韋皋兩次出征，因此在碧落觀整整的住了兩年半，路上走了半年，遂至擔擱，有負初盟。猶喜得韋皋故人情重，相待甚厚。若不是我一意告辭，這早晚還被他留住，未得回來。」將那路途跋涉，旅邸淒涼，並韋皋款待贈金，差人遠送，前後之事，一一細說。夫妻二人感嘆不盡。把那三百金日逐用度，遐叔埋頭讀書。約莫半年有餘，韋皋差兩員將校，齎書送到黃金一萬兩，蜀錦一千匹。遐叔連忙寫了謝書，款待來使去後，對白氏道：「我先人出仕三□餘年，何嘗有此宦橐。我一來家世清白，二來又是儒素。只前次所贈，以足度日，何必又要許多。且把來封好收置，待我異日成名，另有用處。」白氏依著丈夫言語，收置不題。

且說唐朝制科，率以三歲為期。遐叔自貞元□五年下第，西遊巴蜀，卻錯了□八年這次，宜到二□一年，又該殿試時分。打疊行囊，辭別白氏，上京應舉。那知貢舉官乃是中書門下侍郎崔群，素知遐叔才名，有心揀他出來取作首卷，呈上德宗天子，御筆親題狀元及第。那遐叔有名已久，榜下之日，那一個不以為得人。舊例遊街三日，曲江賜宴，雁塔題名。欽除翰林修撰，專知制誥。謝恩之後，即寫家書，差人迎接白氏夫人赴京，共享富貴。

且說白氏在家，掐指過了試期，眼盼盼懸望佳音。一日，正在閨房中，忽聽得堂前鼎沸，連忙教翠翹出去看時，恰正是京中走報的來報喜。白氏問了詳細，得知丈夫中了頭名狀元，以手加額，對天拜謝。整備酒飯，管待報人。頃刻就嚷遍滿城。白氏親族中俱來稱賀。那白長吉昔日把遐叔何等奚落，及至中了，卻又老著臉皮，備了厚禮也來稱賀。那白氏是個記憶不記仇的賢婦，念著同胞分上，將前情一筆都勾。相見之間，千歡萬喜。白長吉自捱進了身子，無一日不來撥臀捧屁。就是平日從不往來，極疏冷的親戚，也來殷勤趨奉，倒教白氏應酬不暇。那齎書的差人，星夜趕至洛陽，叩見白氏，將書呈上。白氏拆開，看到書後有詩一首，云：

玉京仙府獻書人，賜出宮袍似爛銀。

寄語機中愁苦婦，好將顏面對蘇秦。

白氏看罷，微笑道：「原來相公要迎我至京。」遂留下差人，擇吉起程。那時府縣撥送船夫，親戚都來餞送。白長吉親送妹子至京。遐叔接入衙門，夫妻相見，喜從天降。白長吉向前請罪。遐叔度量寬弘，全無芥蒂。即便擺設家筵，款待不題。不想那年德宗皇帝晏駕，百官共立順宗登位。不上半年，順宗也就崩了。又立憲宗登位，改元元和元年。到四月間，遐叔升任翰林院學士，知制誥如故。你道他為何升得恁驟？原來大行皇帝的遺詔與新帝登極的詔書，前後四篇，都出遐叔之作。這是朝廷極大手筆，以此累功，不次遷擢。

恰好五月間，有大赦天下詔書，遐叔乘這個機會，就討了宣赦的差。夫妻二人，衣錦還鄉。親戚們都在□里外迎接，府縣官也出郭相迎。遐叔回到家中，焚黃謁墓，殺豬宰羊，做慶喜筵席，遍請親鄰。飲酒中間，說起龍華寺曾許下願心，要把韋皋送來的黃金萬兩，蜀錦千匹，都捨在寺裡，重修寶殿，再整山門。即便選擇吉辰，興動工役。其時白敏中以中書侍郎請告歸家。白居易新授杭州府太守，回來赴任。兩個都到遐叔處賀喜。見此勝緣，各各布施。那州縣官也要奉承遐叔，無一個不來助工。眼見得這龍華寺不日建造起來，比初時越加齊整。但見：

寶殿嵯峨侵碧落，山門弘敞壓閭浮。

卻說韋皋久鎮蜀中，自知年紀漸老，萬一西番南夷，有些決撒，恐損威名，上表固請骸骨，因薦遐叔自代。奉聖旨：「韋皋鎮蜀多年，功勞積著，可進光祿大夫、右丞相、同平章事，封襄國公，馳驛回朝。獨孤遐叔累掌絲綸，王言無忝，訪之輿望，僉謂通材；可加兵部侍郎，領西川節度使。仍著走馬赴任，無得遲誤。欽此！」遐叔接了詔書，恐怕違了欽限，便同白氏夫人乘傳而去。未到半路，蚤有韋皋差官迎接，約定在夔府交代。恰好巫山神女廟正在夔府地方。遐叔與白氏乘此便道，先往廟中行香，謝他托夢的靈感，然後與韋皋相見。敘過寒溫，送過敕印，把大小軍政一一交盤明白，才吃公宴。當日遐叔就回了席。明早，點集車騎隊伍，護送韋皋還朝。從此上任之後，專務鎮靜，軍民安堵，威名更勝。朝廷累加褒賞。直做到太保兼吏兵二部尚書，封魏國公。白氏誥封魏國夫人。夫妻偕老，子孫榮盛。有詩為證：

夢中光景醒時因，醒若真時夢亦真。

莫怪痴人頻做夢，怪他說夢亦痴人。